

刺 孟 (节选) 王 充

【说明】王充的《刺孟》与他的《问孔》篇一样，同是《论衡》中批判反动儒家思想的名篇。《刺孟》是对孟轲的批判。孟轲（约公元前390—305年）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学生，他继承并发挥了孔丘的一系列反动思想，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后世尊儒反法的逆流中，他与孔丘同被封建统治阶级吹捧为“圣贤”。

王充在《问孔》篇中，曾斥责当时的儒生学者总喜欢迷信老师、崇拜古人，认为“圣贤”说的话都是真理；王充却认为，“圣贤”的话有好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并不都是正确可信的。他正是本着这种战斗的唯物主义精神，又写了《刺孟》，对孟轲的言行做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

在《刺孟》中，王充抓住孟轲的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的地方，揭露了他声称不贪图富贵的虚伪面目，揭穿了孟轲所谓“我知言”（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的自我

吹嘘。文中对孟轲的“天命”观也做了有力的抨击。特别是在批判孟轲所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节，王充无情驳斥孟轲的这一说法的荒谬，指出孟轲的说法根本不符合实际，还狂妄自大，怨天尤人，与“俗儒无殊”，根本算不了什么圣贤。无疑地，这种尖锐的批判对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孟的话奉若神明的尊儒反法逆流，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却继承孔孟的衣钵，鼓吹唯心史观，胡说什么“天才人物”“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他和孟轲唱的是一个调门，走的是一个路子，林彪的的确确是孔孟的忠实信徒。我们今天读一读王充的《刺孟》篇，也还有它的借鉴作用。

当然，王充在本文中对孟轲的批判，也和《问孔》一样，主要是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往往只限于局部、枝节的问题。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还不可能针对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加以批判。这些缺陷，也需要我们在阅读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分析。

齐王问时子¹：“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²，养弟子以万钟³，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⁴。子盍为我言

1 时子——齐臣。本段话见于《孟子·公孙丑》。 2 国——都城。齐国都城是临淄。中国——在国都之中，即在临淄城里。

3 钟——齐国的量器名之一，一钟为六石四斗。 4 大夫——官名，这里统指官吏。国人——老百姓。矜（今 jīn）式——敬佩和效法。

之¹。”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²。孟子曰：“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³？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⁴，是为欲富乎？”

夫孟子辞十万，失谦让之理也。夫富贵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⁵。故君子之于爵禄也，有所辞，有所不辞，岂以己不贪富贵之故，而以距逆宜当受之赐乎⁶？

陈臻问曰：“于齐，王馈兼金一百镒而不受⁷；于宋，归七十镒而受；于薛⁸，归五十镒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则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⁹。”孟子曰：“皆是也。当

1 盍(合 hé)——何不。 2 因——凭借。陈子——孟轲的学生陈臻(真 zhēn)。

3 恶(乌 wū)——何，那里。 4 辞——不受，推却。十万——即十万钟，孟轲在齐国曾经享有过的俸禄的大概数字。

5 “夫富贵……不居也”，见《论语·里仁》。孔丘打出人人都有贪图富贵之心的人性论旗号，拼命鼓吹应按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道德标准去求得富贵，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反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向奴隶主阶级进行的夺权斗争。

6 距——同“拒”，拒绝。逆——违背。宜当——应当，应该。

7 馈(愧 kùì)——赠送。金——古时一般指铜，有时也指黄金，这里指作货币用的“金”。“兼金”——好“金”，价值比一般“金”贵一倍。镒(意 yì)——古代的重量名称之一，二十四两为一镒。

8 薛——春秋时的小国名，孟轲在这里讲的薛，是齐国的一个地名。

9 原文“子”字上有“君”字，今删。必居一——一定占其中之一。

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贲¹；辞曰²：‘归贲³。’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⁴；辞曰：‘闻戒，故为兵戒归之备乎⁵。’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⁶。无处而归之，是货之也⁷。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⁸

夫金归，或受或不受皆有故⁹，非受之时已贪，当不受之时已不贪也。金有受不受之义，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无功，若已致仕¹⁰，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贪富贵¹¹，引前辞十万以况后万¹²。前当受十万之多，安得辞之？彭更问曰¹³：“后车数十乘¹⁴，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¹⁵，不亦泰乎¹⁶？”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簞食而不可受于人¹⁷；如其道，则舜受

1 贲(尽 jìn)——同“赙”，用财物赠送远行的人。 2 辞——言辞。辞曰——说道。 3 归——送给。归贲——送上一路路费。 4 戒心——戒备之心。孟轲同孔丘一样，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到处被人反对。因此，他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5 兵——兵器。这句话不够通顺，大意见译文。 6 未有处——意思是说齐王送钱没有说明用处。 7 货——作动词用，贿赂、收买的意思。 8 以上这段话，见于《孟子·公孙丑》。 9 故——原因。 10 若——或。致仕——辞职不作官。指孟轲辞去齐卿这件事。 11 原文无“贵”字，今加。 12 况——比较。 13 彭更——孟轲的学生。彭更与孟轲问答一段话，见于《孟子·滕文公》。 14 乘(胜 shèng)——古代四匹马拉的车，一辆叫一乘。 15 传——转、轮流。 16 泰——过分。 17 簞(单 dān)——盛饭的圆形竹器。

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受尧天下孰与十万¹？舜不辞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万非其道，而曰己不贪富贵，失谦让也，安可以为戒乎²！

沈同以其私问曰³：“燕可伐与？”孟子曰：“可。子哙不得与人燕⁴，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⁵。有士于此，而子悦之，不告于王⁶，而私与之子之爵祿⁷；夫士也，亦无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则可乎？何以异于是？”齐人伐燕。或问曰⁸：“劝齐伐燕，有诸⁹？”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¹⁰。彼如曰¹¹：‘孰可以伐之¹²？’则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¹³。’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¹⁴。’今以燕伐燕，¹⁵何为劝

1 孰与十万——同十万相比怎么样。 2 戒——劝告，训戒。 3 沈同——齐国大臣。私——私情。以下一段话见于《孟子·公孙丑》。 4 子哙(快 kuài)——燕国君主。得——可以，应该。 5 子之——人名，燕国相。 6 告——报告，请示。王——指齐王。 7 私——私自。与之——给他。子之——你的。爵——爵位，奴隶主贵族的等级身份。祿——俸祿。 8 或——有人。 9 有诸——有之乎，有这回事吗。 10 彼——他。然——这样。 11 原文无“彼”字，今加。 12 孰——谁。 13 天吏——孟轲想象中的能统治天下的奴隶主头子(见《孟子·公孙丑》)。 14 士师——主管司法的官吏。 15 前一个“燕”字，指同燕国情况差不多的国家。

之也！”

夫或问孟子劝王伐燕，不诚是乎¹？沈同问“燕可伐与”，此挟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嫌于是²，宜曰“燕虽可伐，须为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绝，则无伐燕之计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径应之，不省其语³，是不知言也。公孙丑问曰⁴：“敢问夫子恶乎长⁵？”孟子曰：“我知言。”又问：“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⁶，淫辞知其所陷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⁸。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虽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祸，其极所致之害⁹。见彼之问，则知其措辞所欲之矣¹⁰；知其所之，则知其极所当害矣。

孟子有云¹¹：“民举安。王庶几改诸！予日望

1 诚——的确。 2 嫌(“且”去声 qiè)——疑，主意未定。

3 省(醒 xǐng)——明白。 4 公孙丑——孟轲的学生。公孙丑与孟轲问答一段话，见于《孟子·公孙丑》。 5 长——擅长。恶(乌 wū)乎长——擅长于什么。 6 诐(臂 bì)辞——片面的话。

7 淫(银 yín)辞——过分的话。 8 遁(顿 dùn)辞——躲躲闪闪的话。穷——没话说。 9 极——到最大的限度。“害”字原文为“福”，今改。

10 之——往。 11 有——又。从全篇体例(每一大段先引《孟子》原文，然后针锋相对地逐一进行讽刺批驳)和本段内容(行文突如其来，不易理解)看，前面应有引《孟子》原书的文字，今缺。

之！”¹孟子所去之王²，岂前所不朝之王哉³？而是⁴，何其前轻之疾⁵，而后重之甚也⁶？如非是前王⁷，前不

1 举——都，全部。安——平安。庶(树 shù)几——差不多，将近。予——我。引文见于《孟子·公孙丑》，全文大意是：孟轲离开齐国。有人议论说，孟轲不了解齐王，实在太不明智；不了解齐王，还要到齐国来，便是贪求富贵；不被任用，离开齐国，却在昼(位于齐国边境)这个地方住了三晚上才走，实在有点不顾脸面。孟轲知道后，大为恼火说，见齐王是我自己愿意，不被任用而离开齐国，实在是不得已。住在昼不想走，是希望齐王改变态度，把我叫回去。他不叫我，我才决定离开。假若齐王任用我，不仅齐国人能过好日子，天下的人都能过好日子。齐王也许会改变态度的，我天天盼望着。我并不是象别人议论的那个样子。

2 王——指齐王。事见《孟子·公孙丑》：孟轲离开齐国，住在昼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去挽留他，他却大模大样，装出不理人的样子。孟轲还责备来说，齐王不把我当“贤人”看待，你不去劝齐王改变态度，却用空话来留我。这不是我同你过不去，是你同我过不去。

3 王——亦指齐王。这句话大意是：难道不是从前不愿去朝见的齐王吗？事见《孟子·公孙丑》：孟轲本来准备去朝见齐王，正好齐王派人对孟轲说，齐王打算来看你，但感冒了，怕再受风，如果你去朝见，齐王将接见你。这时孟轲也摆架子说，我也病了，不能去朝见。第二天，孟轲去给别人吊丧。齐王派人带着医生来看望孟轲，他的学生应付说，今天刚好一点，已经上朝廷里去了，但不知能不能到达。接着便四处找孟轲，要他赶快上朝廷去。孟轲无法，就躲到景丑家过夜。景丑责备他说，本来准备去见齐王，齐王来召见，反而不去，似乎有点不讲道理。孟轲说，有作为的国君，一定有不能召唤的臣子；有事商量，就登门拜访。齐桓公就不敢召唤管仲。管仲都不可以召唤，何况我呢。

4 而——如。而是——如此。

5 疾——厉害。这句话大意是：为什么从前把齐王轻视得那么厉害。

6 这句话大意是：为什么后来又把齐王看得那么了不起。

7 这句话大意是：如果不是从前不愿意去朝见的那个齐王〔那么应该是两个齐王〕。

去¹，而后去之²，是后王不肖甚于前³，而去三日宿⁴；于前不甚⁵，不朝而宿于景丑氏⁶。何孟子之操前后不同⁷？所以为王终始不一也⁸？

且孟子在鲁，鲁平公欲见之。嬖人臧仓毁孟子⁹，止平公。乐正子以告¹⁰。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¹¹。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鲁侯¹²，天也。”¹³前不遇于鲁，后不遇于齐，无以异也；前归之天，今则归之于王，孟子论称¹⁴，竟何定哉？夫不行于齐，王不用，则若臧仓之徒毁谗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径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当遇于齐，王不用其言，天岂为三日之间易命使之遇乎¹⁵？在鲁则归之于天，绝意无冀¹⁶；在齐则归之于王，庶几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议

1 “前”字原文作“则”，今改。去——离开。 2 原文“而”字后面有“于”字，今删。 3 不肖——不类似，不好。这句话大意是：这样说来，后一个齐王比前一个齐王差得更远了。 4 事见第7页注1。这句话大意是：〔应该离开而〕不马上离开，还住了三天。 5 这句话大意是：前一个齐王比后一个齐王好得多。 6 事见第7页注3。这句话大意是：〔应该朝见而〕不去朝见，却躲到景丑家里去过夜。 7 操——操行，品德。 8 终始不一——前后矛盾，不一致。为王——对待王。 9 嬖(敝bì)人——受宠爱的人。臧仓——人名。毁——毁谤。 10 乐正子——孟轲的学生，鲁臣。 11 尼——阻止。 12 遇——遇合。不遇鲁侯——没有得到鲁侯的任用。 13 以上这段话，见于《孟子·梁惠王》。 14 称——说。 15 易——改变。 16 冀(记jì)——希望。

一在人也¹。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间，王复追之；天命或时在三日之间²，故可也。”夫言如是，齐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间，鲁平公比三日³，亦或时弃臧仓之议⁴，更用乐正子之言，往见孟子。孟子归之于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间公见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

孟子去齐，充虞涂问曰⁵：“夫子若不豫色然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⁷’。”曰：“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⁸，其间必有名世者矣⁹。由周以来¹⁰，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¹¹，则过矣；以其时考之¹²，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而谁也¹³？吾何为不豫哉？”¹⁴

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兴”，何以见乎？帝

1 一——都，全。 2 或时——或是。 3 比(闭 bì)——等待，等到。 4 原文无“或”字，今加。 5 充虞——孟轲的学生。涂——路。 6 不豫色然——不快乐的样子。 7 尤——责怪，怨恨。 8 兴——兴起，出现。 9 名——同“命”。名世者——应“天命”而生的“杰出”人物。 10 指从西周王朝兴起到孟轲的时代。 11 数——数日，这里指“五百年”。 12 时——时势。考——考查，检验。 13 舍——抛开。 14 以上见于《孟子·公孙丑》。

嚳¹，王者，而尧又王天下²；尧传于舜，舜又王天下；舜传于禹，禹又王天下：四圣之王天下也，继踵而兴³。禹至汤且千岁⁴，汤至周亦然。始于文王，而卒传于武王。武王崩⁵，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时，又七百岁而无王者。五百岁必有王者之验，在何世乎？云“五百岁必有王者”，谁所言乎？论不实事考验，信浮淫之语；不遇去齐，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⁶。

“五百年”者，以为天出圣期也⁷；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为天欲平治天下，当以五百年之间生圣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谓天故生圣人也⁸。然则五百岁者，天生圣人之期乎？若是其期，天何不生圣？圣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犹信之；孟子不知天也！

“自周以来，七百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何谓“数过”？何谓“时可”乎⁹？数则时，时则数矣。“数过”，过五百年也。从周到今，

1 帝嚳（酷 kù）——传说的古代帝王，也单称“嚳”。 2 王（旺 wàng）——作动词用。王天下——即所谓以“仁德”统一天下。

3 继踵（肿 zhǒng）——一个跟着一个。 4 汤——商朝第一个君主。

5 崩——古时称皇帝死叫崩。 6 无殊——没有区别，一样。

7 出——产生。期——时期。 8 故——故意，有意识地。

9 原文无“时”字，今加。

七百余岁，逾二百岁矣¹！设或王者²，生失时矣；又言“时可”，何谓也？

云“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言“其间必有名世”；与“王者”同乎？异也？如同，何为再言之³？如异，“名世”者谓何等也⁴？谓孔子之徒，孟子之辈，教授后生⁵，觉悟顽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谓圣臣乎？当与圣王同时⁶，圣王出，圣臣见矣。言“五百年”而已，何为言“其间”？如不谓五百年时，谓其中间乎？是谓二、三百年之时也，圣臣不与五百年时圣王相得⁷。夫如是，孟子言“其间必有名世者”竟谓谁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谁也？”言若此者，不自谓当为王者；有王者，若为王臣矣⁸；为王者臣，皆天也。己命不当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于齐⁹，怀恨有犹豫之色，失之矣。

1 逾(于 yú)——超过。 2 或——有。设或——假使有。

3 原文无“何”，今加。 4 何等——什么样的人。 5 后生——年轻的人。 6 原文无“王”字，今加。 7 原文无“臣”字，今加。相得——相遇。 8 若——则。 9 这是针对孟轲“浩然有归志”(指离开齐国)的话说的。浩然——不可阻止，无所留恋的样子。

译 文

齐王问时子：“我想在国都中给孟子一幢房屋，用万钟粮食来养活他的门徒，以使我国的官吏和百姓都有所效法。你何不替我向孟子说一下。”时子便通过孟子学生陈子把这话转告给孟子了。孟子说：“那时子哪里知道这事情做不得呢？假若我是贪图财富，辞去十万钟粮食的俸禄却接受这一万钟的赐予，这难道是贪图财富吗？”

这样说来，孟子辞去有十万钟俸禄的官职，是不符合谦让之理的。富贵这种东西，是人人愿意有的，但是不用正当的方法去得到它，那就不应该接受。所以君子对于官爵俸禄，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难道能用自己不贪图富贵为理由，而推辞掉应该接受的赏赐吗？

陈臻问孟子说：“过去在齐国，齐王送你上等金一百镒，没有接受；后来在宋国，宋君送你七十镒，却接受了；在薛，薛君送你五十镒，也接受了。如果过去的不接受是正确的，那今天的接受就是错的；如果今天的接受是正确的，那么过去的接受就是错的。你在这两种错误之中，必居其一了。”孟子回答说：“都是正确的。当在宋国的时候，我准备远行，对远行的人一定要送些盘费；他说：‘送上点儿盘费吧。’我为什么不接受。当在薛的时候，我听说路上有危险，需要戒备；他说：‘听说你路上要有所戒备，送你点钱买兵器吧。’我为什么不接受。至于在齐国，则没有什么赠送的理由。没

有理由而送钱给我，这等于是收买我。哪里有君子可以拿钱收买的呢！”

别人送钱，或者接受或者不接受都是有理由的，并不是接受时是自己贪心，不接受时是自己不贪心。对于别人赠送金钱，存在着接受或者不接受的原则，对于别人赠送房屋也应该有接受或者不接受的道理。如今不说自己没有什么功劳，或者说自己已经辞去官职，再接受赐给的房屋是不合理的，却说自己不贪图富贵，拿前次辞掉十万钟粮食的事跟以后的万钟粮食相比较。从前做官时拿多至十万钟粮食的俸禄是应该的，为什么要辞掉呢？彭更问道：“随从的车辆几十，随从的人几百，从这一国吃到那一国，这样做不太过分了吗？”孟子回答说：“如果不符合礼义之道，那么一小筐饭也不可以接受的；如果符合礼义之道，那么舜接受了尧给他的天下不算过分。”舜接受尧传给他的天下，比起十万钟粮食来又怎么样呢？舜不拒绝尧传给他的天下，是因为合乎礼义之道的。如今孟子不说接受十万钟粮食不合于礼义之道，而说自己不贪图富贵，是不符合谦让之理的，怎么能够用它来作为训戒呢？

沈同以私人的名义来问孟子说：“燕国可以讨伐吗？”孟子回答说：“可以。燕王子哙不应该〔没有周天子的命令就〕把燕国让给别人，子之也不应该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譬如有一个人在这里，你喜欢他，不向齐王请示，而私自把你的官爵俸禄都让给了他；而这个人，也没有齐王的命令就私自

从你那里接受过来了，这样可以吗？这与子吟、子之私相授受的事有什么区别呢？”齐国果然去讨伐燕国。有人问孟子说：“你曾经劝说齐国去讨伐燕国，有这件事吗？”孟子回答说：“没有。沈同曾以私人的名义问我：‘可以讨伐燕国吗？’我答应说：‘可以。’他就这样去讨伐了。假如他再问：‘谁可以去讨伐它呢？’那我就会回答说：‘只有天吏才可以去讨伐它。’譬如说这里有个杀人犯，有人问：‘这犯人该杀吗？’那我会说：‘该杀。’他再问：‘谁可以杀他？’我就会回答说：‘只有法官才可以杀他。’如今用一个同燕国一样暴虐的齐国去讨伐燕国，我为什么去劝他呢？”

有人责问孟子劝齐王讨伐燕国，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沈同问“可以讨伐燕国吗”，这是怀着私心，想让自己的国家兴兵去讨伐燕国。知道他讨伐燕国的意图未定，就应该回答他说“燕国虽然可以讨伐，但必须是天吏才可以去伐它”。这样沈同断绝了念头，就不再有伐燕的打算了。不知道沈同有这样的私心，而竟然答应说可以伐燕，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那是不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公孙丑曾经问孟子：“请问，老师你擅长于什么？”孟子回答说：“我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又问：“怎么样才算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呢？”孟子回答说：“不全面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在哪里，过分的言辞我知道它漏洞在哪里，不合正道的言辞我知道它与正道的分歧在哪里，躲躲闪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理屈在哪里。这四种言辞，从思想中产生出来，必然会在政治上产生危害；应用到政治上面去，必然会在各种事情上产生危害。虽

是圣人再出现，也一定承认我的话是对的。”这样说来，孟子是善于分析言辞的，又知道言辞所能产生的灾祸，也知道言辞最终会招致的危害。他听到对方提出的问题，就知道对方言辞中的意图了；知道对方的意图，就知道最终必然产生的危害了。

一次，孟子离开齐国的时候说：“〔齐王假如用我，何止齐国百姓得到太平，天下的〕百姓都可以得到太平。齐王也许会改变态度的吧？我天天这样盼望着！”孟子离开的这个齐王，难道不正是以前不肯去朝见的那个齐王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同是一个齐王，〕为什么以前那么轻视他，而后来又这么看重他呢？如果不是以前不肯去朝见的那个齐王，〔那么前后是两个齐王了，〕不肯离开前一个齐王，而离开后一个齐王，可知后一个齐王比前一个齐王更不贤明，而孟子离开时却在昼这个地方留宿了三夜；前一个齐王比后一个齐王要贤明，而孟子不去朝见却躲在景丑氏家里。为什么孟子的操行前后这么不同？对待君王的态度先后这么不一致呢？

而且孟子在鲁国的时候，鲁平公想去拜访他，平公所宠爱的小臣臧仓毁谤孟子，劝阻了平公。乐正子把这件事告诉了孟子。孟子说：“一个人要干件事，是有一种力量在暗中支配他；不干，是有一种力量在暗中阻止他。干与不干，不是由人所能决定的。我所以得不到鲁侯的任用，是天意决定的。”孟子从前在鲁国得不到任用，后来在齐国得不

到任用，没有什么两样；把从前不被任用归咎于天，把今天不被任用归咎于王，孟子的言论，究竟以什么做标准呢？孟子的学说在齐国得不到施行，齐王不用他，就象在鲁国有臧仓一类人毁谤他一样，用孟子的话说，这也是“不干，是有一种力量在暗中阻止他”。既然都属于天命决定的不被任用，不是由人所能决定的，那么离开齐国，为什么不直接走掉，却要在齐国昼这个地方留宿三夜呢？天命决定他在齐国不被任用，齐王不采用他的学说，天难道会在三天的时间里改变意志使他被任用吗？在鲁国则归咎于天，断绝念头不存任何希望；在齐国则归咎于王，寄托某些希望。象这样说来，关于为什么不被任用的解释，全在人怎么说了。或有人这样加以辩解：“刚离开是不可能确定天命的。希望在三天时间里，齐王再把他追回去；天命或者是在三天时间里才能确定，所以这样做还是可以的。”这样说来，齐王最初使他离开，就不是天命吗？即使说天命在三天时间里才能确定，鲁平公等待三天，也可能撇开臧仓的意见，改用乐正子的建议，去拜访孟子。孟子归咎于天，岂不又太早了吗？假如在三天时间里鲁平公拜访了孟子，孟子又怎样解释前面说的话呢？

孟子离开齐国，充虞在路上问道：“老师，你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从前我曾经听到老师说过，‘君子不抱怨天，不责怪人。’”孟子说：“那时有那时的情况，现在有现在的情况。〔从历史上看，〕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在这期

间一定会出现应天命而生的人才。从周初以来，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论年数，已经超过了；论时势，则正需要出现圣王。难道天不想使天下太平吗？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现在的时代里，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高兴呢？”

孟子说“每过五百年有圣王出现”，何以见得呢？帝嚳是以仁德统一天下的圣王，而尧又以仁德统一天下；尧把王位传给舜，舜又以仁德统一天下；舜把王位传给禹，禹又以仁德统一天下：这四位圣王以仁德统一天下，是接连出现的。从夏禹到商汤将近一千年，从商汤到周代大致也是如此。周代从文王开始，而后传位给武王。武王死后，周公辅佐成王一起治理天下。从周初到孟子时代，又经过七百年而没有出现以仁德统一天下的圣王。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出现的事实，在哪一个世代有过呢？说“每过五百年一定有圣王”是谁说的呢？论事不考察实际，轻信没根据的话；自己因不被任用而离开齐国，面带不高兴的神色：这不是孟子贤明的表现，而恰好是他同庸俗的儒生并没有区别的明证。

把“五百年”作为天生圣王的期限，又说是“天不想使天下太平”，孟子的意思是说，天想使天下太平，应当在五百年时候产生圣王。孟子的这个说法，是说天是有意识地产生圣王的。那么五百年是天生圣王的期限吗？如果是期限，天为什么不生圣王？五百年本不是必生圣王的期限，所以圣王没有出现，孟子却还相信那样的话，说明孟子是不了